

2021
533
=1



續墨客揮犀卷第一

母子妻三人併卒

劉潛以淄州職官權知鄆州平陰縣事一日與
客譙縣之驛亭忽報太夫人暴疾潛馳歸已不
救矣潛痛極抱母一慟而絕潛之妻復撫潛尸
大慟而卒時人傷之且稱之曰潛之死也子死
于孝潛妻之死也死于義孝義萃于一家

石曼卿善豪飲

石曼卿善豪飲與布衣劉潛為友當通判海州



劉潛來訪之曼卿與劇飲中夜酒欲竭顧舟中
有醋斗餘乃傾入酒中併飲之至明酒醋俱盡
每與客痛飲露髮跣足着械而坐謂之囚飲飲
于木杪謂之巢飲以藁束之引首出飲復就束
謂之鰲飲其狂縱大率如此廡後為一庵常過
其間名之曰捫虱庵未嘗一日不醉仁宗惜其
才常對輔臣言欲其戒酒延年聞之不敢飲遂
成疾而卒

趙龍圖善為詩句

臣瞿啟甲呈進

趙龍圖師民知磁州日有春日即事云委地露
花啼曉恨拂堤煙柳弄春容信哉佳句也公為
性澹古而詩筆秀麗是知有學而益有才也

願為夫人子以報

曾學士居泉州南安縣去所居五里有草堂和
尚者年九十餘戒行孤潔未嘗出庵曾公與夫
人時時携果饌衣物往遺之老僧謝曰吾年齒
衰邁無以為報願為夫人之子以報時夫人方
孕一夕夢老僧披幃而入夫人驚寤而子生遽

遣人問之則草堂和尚已坐化矣所生子名公亮後為宰相封魯公云俗傳燕巢人家巢戶內嚮及長過尺者吉祥也集賢尚書張公別墅在光化軍每歲燕巢第中正寢其長可容正練戶悉內嚮數年間入筭機密遂登庸焉

望闕而逝

真宗皇帝時有道士柴通元者居陝州承天觀壽百餘數耐寒暑日縱酒往往不食祀汾陰隨輦自號羅山太一洞主臨終召官僚士庶言死

臣瞿啟甲呈進

生之要夜分盥灌望闕而逝舉其軀甚輕若蟬蛻然

土饅頭

梵志詩曰城外土饅頭餽草在城裏一人喫一箇莫嫌沒滋味魯直曰既是餽草何緣更知滋味易之曰預先以酒澆且圖有滋味

視五色損目

凡視五色皆損目惟黑色於目無損李氏有江南日中書皆用皂羅糊屏風所以養目也王丞

相在政府亦以皂羅糊屏風

投檄去

有一武人忘其名志樂閑放而家甚貧忽吟一詩曰人生本無累何必買山錢遂投檄去至今致仕尚康寧

扈興屠狗為事

扈興府界酸棗縣市民也始以屠狗為事間或亦宰牛豕而又善扈邑人多用之悉呼之曰扈厨一日市牛歸纏之屋後將欲殺之也牛見興

臣瞿啟甲呈進

雙跪其前足若拜焉興曰汝欲免死乎若然者更拜即不殺焉牛又如前拜不止興方乘酒醉而反怒曰汝拜我不已我不信也乃竟殺之剖腹中有犢焉興有三子不踰半歲皆死嗟曰始笑而許中怒而殺三子皆夭今一身老且孤復貧困天道遠乎扈興今為手力厨子於縣衙年七十餘歲矣

妖異未必盡為禍

鄱陽龔冕仲自言其祖紀與族人同應進士舉

唱名曰其家眾妖競作牝雞或晨雉犬或巾幘而行鼠或白晝羣出至於器皿服用之物悉自變易其常處家人驚懼不知所為乃召女巫徐媯者使治之時尚寒與媯對爐而坐有一猫正卧其側家人指猫謂媯曰吾家百物皆為異不為異者獨此猫耳於是人立拱手而言曰不敢媯大駭而去後數日捷音至二子皆高第矣乃知妖異未必盡為禍也

王弼言有所自

臣瞿啟甲呈進

宋子京尚書云古者牛惟服車書云肇牽車牛易曰服牛乘馬漢趙過始教人用牛耕王弼易傳云牛稼穡之資是不原漢始用牛耕之意其說雖不見於經書然十哲有冉耕者字伯牛蓋取其義古非不知以牛耕但趙過教人驅馭之法耒耨之器為備善耳王弼之言必有所自也

好草聖不工

張丞相好草聖而不工當時流輩皆譏笑之丞相自若也一日得白索筆疾書滿紙龍蛇飛動

使其姪錄之當彼險處姪惘然而止執所書問曰此何字丞相熟視久之亦自不識詎其姪曰胡不早來問致吾忘之

呼為卧仙

華岳張超谷嵒石下有僵尸齒髮皆完春時遊人多以酒漉口中呼為卧仙好事者作木榻以薦之嘉佑中有石方十餘丈自上而下正塞嵒口豈非仙者所蜕山靈之不欲人之褻慢

王維畫黃梅出山圖

臣瞿啟甲呈進

王仲至閱吾家畫最愛王維畫黃梅出山圖蓋其所圖黃梅曹溪二人氣韻神檢皆如其為人讀二人事跡還觀所畫可以想見其人

廢猴

耿從政以供備副使知趙州廢養一猴甚大如三四歲兒極甚馴善不加羈繫亦不遠去廢有守卒夜即賭博常使此猴執火炬舉動如人惟所命焉時見勝者即伸手乞錢稍遲與則滅其火人已怪之廢後有園守卒居園中其婦產一

子三日浴之猴在其傍園卒負之常居家治蔬
於圃一日盡室灌園其子婦以兒在家乃先回
欲乳之適見猴抱嬰兒在房前婦使猴放子於
地而出他日自外歸乃見其子殂於釜中而猴
常見浴兒乃效人之所為於是白于耿使而斬
之足知畜養異類亦宜防之也

吉貝布

閩嶺已南多木綿土人競植之有至數千株者
採其花為布號吉貝布余後因讀南史海南諸

臣瞿啟甲呈進

國傳言林邑等國出古貝木其華成時如鵝毳
抽其緒紡之以作布與紵布不異亦染成五色
織為斑布此種也蓋俗呼古為吉耳

分夜鐘

歐公詩話有譏唐人半夜鐘聲到客船之句云
半夜非鐘鳴時或以謂人之始死者則必鳴鐘
多至數百千下不復有晝夜之拘俗號無常鐘
意疑詩人偶聞此耳余後過姑蘇宿一院夜半
偶聞鐘聲因問寺僧皆曰固有分夜鐘曷足怪

乎尋聞他寺皆然始知半夜鐘唯姑蘇有之詩
人信不繆也

迂闊好怪

淵材迂闊好怪嘗畜兩鶴客至指以誇曰此仙
禽也凡禽卵生此禽胎生語未卒園丁報曰此
鶴夜產一卵大如梨淵材面赤發訶曰敢謗鶴
耶卒去鶴輒兩展其脰伏地淵材訝之以杖驚
使起忽誕一卵淵材咨嗟曰鶴亦敗道吾乃為
劉禹錫佳話所誤自今除佛老子孔子之語餘

臣瞿啟甲呈進

皆勘驗余曰淵材自信之力然讀相鶴經未熟
耳又曰吾平生無所恨者五事耳人問其故淵
材歛目不言久之曰吾論不入時聽恐汝曹輕
易之問者力請其說乃答曰第一恨鱗魚多骨
第二恨金橘多酸第三恨蓴菜性冷第四恨海
棠無香第五恨曾子固不能作詩聞者大笑而
淵材瞠目曰諸子果輕易吾論也

張氏園亭

范諷自給事中謫官數年方歸濟南城西有張

氏園亭數泉上出有金線真珠之目水木環合
乃歷下之勝景園亭主人乃張寺丞聽也嘗邀
范宴飲于亭范題二韻詩于壁園林再到身猶
健官職全拋夢乍醒惟有南山與君眼相逢不
改舊時青

畫有八景

度支員外郎宋迪工畫尤善為平遠山水其得
意者有平沙鴈落遠浦帆歸山市晴嵐江天暮
雪洞庭秋月瀟湘夜雨煙寺晚鐘漁村落照謂

臣瞿啟甲呈進

之八景好事者多傳之往歲小窰村陳用之善
畫迪見其畫山水謂之曰汝畫信工但少天趣
用之深伏其言曰常患其不及古人者正在於
此迪曰此不難耳汝先當求一敗牆張素訖倚
之敗墻之上朝夕觀之觀之既久隔素見敗墻
之土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象心存目想高者
為山下者為水坎者為谷缺者為澗顯者為近
晦者為遠神領意造恍然見其有人禽草木飛
動往來之象了然在目則隨意命筆默以神會

自然境皆天就不類人為是謂活筆用之自此
畫格進妙

香山寺猴

郴州境有香山寺寺構于山半其景極清雅然
多群猴至相呼沿掛簷楹之上亦入庖厨竊食
又常汚僧緇衣寺僧思之無計絕也有一客僧
曰我能令其絕迹不來一日以機獲得一猴僧
乃以濃墨徧塗猴身而復縱去群猴見之大驚
時奔走無地墨猴被縛以得縱去趨郡甚急衆

臣瞿啟甲呈進

猴呼叫而益走引領望之俄傾入於深山而不
見自此猴果絕迹莊子言汝太白而去黑而來
豈不怪乎亦此類也

通印子魚

莆陽通應子魚名著天下蓋其地有通應侯廟
廟前有港港中之魚最佳今人必求其大可容
印者謂之通印之魚故荆公亦有詩云長魚俎
上通三印此傳聞之訛也

擬古詩

文選有江文通擬古詩三十首如擬休上人閨情云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今人遂用為休上人詩故事又擬陶淵明田園詩云種禾在東臯苗生滿阡陌今此詩亦收在陶淵明集中皆誤也

續墨客揮犀卷之一

臣瞿啟甲呈進

續墨客揮犀卷第二

忌桃李雀蛤

服朮者忌食桃李雀蛤今人多不食鳩鴿誤也海傍有蛤背有花紋者土人謂之花蛤無文者謂之沙蛤其狀一同記云雀入大水化為蛤蓋以其同類故耳瀕海之民有目覩其變者

江左高文

六一居士謂陶淵明歸去來為江左之高文當世莫及涪翁云顏謝之詩可謂不遺爐錘之功

抑齋集 卷二 七
矣然淵明之墻數仞而不能窺也東坡晚年尤喜淵明詩在儋耳遂盡和其詩舒王在金陵作詩多用淵明詩中事至有四韻詩全使淵明詩者又嘗言其詩有奇絕不可及之語如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由詩人以來無此句也然則淵明趣向不群詞彩精拔晉宋之間一人而已

渡觀江風作

王榮老嘗官于觀州罷渡觀江七日風作不得

臣瞿啟甲呈進

濟父老曰公篋中畜奇物此江神極靈當獻之得濟榮老顧無所有有玉麈尾即以獻之不可又以端石研獻之不可又以宣包虎帳獻之皆不驗夜卧念曰有黃魯直草書扇頭子題韋應物詩曰獨怜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即取視懍恍之際曰我猶不識鬼竄識之乎持以獻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如兩鏡對展南風徐來帆一餉而濟余謂觀江神必元祐遷客之鬼不然何嗜之

深也

胥吏魁桀狡獪

陳學士貫為省副時三司有一胥魁桀黠狡獪潛通權倖省中之事率以咨之每聲喏使造往往佯為欠伸不敢當其禮陳聞而不平決入省斥逐之既來參見嚴顏以待胥知其意奉事彌謹稟承明敏舉無遺事歲餘陳亦善待之一日陳謂胥曰宅中欲會一二女客何人可使幹辦胥曰某公事之隙暫往督視亦可陳不知其心

臣瞿啟甲呈進

有包藏乃曰爾若自行其善宴席所須十未具一胥乃携十餘歲女子于東華門街挿紙標千首曰為陳省副請女客令監厨無錢陪備今粥女子要若干錢遂結皇城司密邏者俾潛以聞朝廷將行黜降賴宰臣辨解終歲竟罷去止得集賢學士

舊例省副罷皆得集賢學士

鯉魚三十六鱗

鯉魚當脇一行三十六鱗鱗有黑文如十字故謂之鯉文從魚里者三百六十也然井田法即

以三百步為一里恐四代之法容有不相襲者

天慶觀古鐘

郴郡天慶觀有古鐘一夕大風雷俄而失之觀主意其為盜者所取也乃告公而求之符下久不得漁者一日渡江以篙下刺鏗然有聲細而視之乃其鐘也告官舉而出之乃天慶觀所失鐘也鐘腹有二竅若用利物穴之也說者言鐘鼻瀉作龍形往往有靈與潭下蛟蠋革鬥不然鐘何以致此也夫鐘其重數千斤雖百人未易

臣瞿啟甲呈進

遷徙也無故至于水下是可怪也夫

射之沒鏃

史記李廣傳廣夜見石以為虎射之沒鏃漢書云飲羽史遷與李廣同時必不誤鐵能入石逾寸亦足為異必無竹能入石過尺之理雖云精誠所致恐物理不然此殆班氏之飾詞也

至言之祖

宋尚書云混元皇帝道德經為至言之祖屈平離騷為詞賦之祖司馬遷史記為紀傳之祖後

人為之如至方不能如矩至圓不能過規左丘明工言人事莊周工言天二子之上無有矣雖聖人復生蔑以加云

作不經人道語

盛學士次仲孔舍人平仲同在館中雪夜論詩平仲曰當作不經人道語曰斜拖闕角龍千丈潛抹墻腰月半稜坐客皆稱絕次仲曰句甚佳惜其不大乃曰看來天地不知夜飛入園林摠是春平仲乃服其工

臣瞿啟甲呈進

皂鶴洞

平涼西有崆峒山乃廣成子修道之所山之絕壁有石穴謂之皂鶴洞鶴頂如丹毛羽皆黑日照之金色粲然故其下有金衣亭歲不過一二出今其地乃為僧徒所據鶴或見則僧徒必有死亡反初者

樂毅論皆摹本

本朝人高紳學士家皇佑中紳之子高安世為錢塘主簿樂毅論在其家予嘗見之時石已破

缺末後獨有一海字者是也其家子嘗見後十餘年安世在蘇州石已破為數片以鐵束之後安世死石不知所在或云於蘇州一富家得之亦不復見今傳樂毅論皆摹本也筆畫無復昔之清勁羲之小楷字於此殆絕遺教經之類皆非其比也

崔球晝夢至家

池州崔球為太學生苦學久不歸一日晝夢至其家見其妻正凭几寫字呼之不應與之言亦

臣瞿啟甲呈進

不答若耳不聞焉所書乃詩一首也云數日相望極須知意思迷夢魂不怕嶮飛過大江西既覺歷歷憶其詩乃書之藏于笥後月餘家問至其妻寄此詩一字無差有其書之月日乃球得夢之日也

服金石藥者多被毒

周東老嘗言退之痛斥道釋以至貶謫然在潮州乃參大顛其後與孟簡書雖深自辨釋教終不能掩也又好言人服金石藥者多被毒病而

死必為世誠而樂天詩云退之服硫黃一病訖
不痊則知退之晚年亦因服金石致病死矣以
之立言垂教則可豈可謂亦允蹈之者乎

續墨客揮犀卷之二

臣瞿啟甲呈進

續墨客揮犀卷第三

血如皂莢子

真廟時有人奉使交趾以膏羹配籠餅而食羹
中血皆如皂莢子雖味不甚佳莫知其何以
然洎回甌求其法乃取牛蟬淪而去其皮耳

感融

感融或謂之感戎漢書謂之格五雖止用數棊
共行一道亦有能否徐德占善移遂至無敵其
法已常欲有餘而致敵人於險雖知其術止如

是然卒莫能勝之

胡蔓

二廣有草生于山谷間其名胡蔓草以急水吞之即立死以慢水下之即緩死又取毒蛇殺之以草覆洒之以水菌生其上取而為末以酒毒人始亦無恙再飲酒即毒作死矣以茶以飯皆然其俗頗淫婦人多不由媒而配合北人與之合既情相愛多不肯逐北人內地即陰以藥致食物中北人還即誡之曰子某年復來若從其

臣瞿啟甲呈進

言去即復有藥解之若過期不往乃斃矣或謂之定年藥北人屆彼亦宜誌之也

艷指溪作詩

艷禪師有道老宿也初往筠之三峯嘗赴供民家渡溪溪流漲艷重違為漲流所漂童子掖之至岸坐沙石間垂頭如雨中鶴童子意必怒且遭詬遂不敢仰視艷忽指溪作詩曰春天一夜雨滂沱添得溪流意氣多剛把山僧推倒却不

業成方食肉

賈叅政之父名玘有學問五代時舉進士甲科開寶中官至水部員外郎教子甚嚴叅政方五歲日誦千餘言常令蔬食曰俟業成乃食肉叅政年十五遂登進士第士大夫有子弟好學者水部必持刺往謁勸誘之常言父兄於其子弟當割愛尚嚴使之有立群從孤幼貧不能自立者咸養育訓誨以至成人云

八十二歲及第

臣瞿啟甲呈進

梁灝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其謝啟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終祕書監卒年九十餘

張密學善待僧文鑒

張逸密學知成都善待僧文鑒大師蜀中民素所禮重一日文鑒謁張公未及見時華陽主簿張唐輔同俟於客次唐輔欲搔髮方脫烏巾睥睨文鑒罩於其首文鑒大怒誼呶張公遽召才就坐即白曰某與此官人素不相熟適來輒將

幘頭罩某頭上張公問其故唐輔對曰某方頭
痒取下幘頭無處頓放見大師頭閑遂且權少
時不意其怒也張公大笑而已

過一新貴人食

余與李德修游公義過一新貴人貴人留食予
三人者皆左手舉箸貴人曰公等皆左轉也予
應聲曰我輩自應須左轉如君豈是背匙人一
坐大笑

小民不為利動

興元府李翁以煨鐵為業僅免飢寒俄生一女
姿容絕麗人目之為花羞豪貴競納金珠求以
為妾有至數千緡者其父悉拒而不許既而有
貧士願聘為妻乃許之貧士後遂以才學登第
人皆歎其小民能不為利動而有守也

六虎

延平吳氏姊妹六人皆妬婢殘忍時號六虎就
中五虎尤甚凡三適人皆不終平生手殺婢十
餘人每至夜分常聞堂廡間喧呼擊扑之聲同

室中皆懼五虎怒曰狂鬼敢爾耶命開戶移榻於中庭乃持刃獨寢於是徹旦寂然人謂五虎之威鬼猶畏之也

續墨客揮犀卷之三

臣瞿啟甲呈進

續墨客揮犀卷第四

陳烈遵古禮

陳烈福州人博學不徇時態動遵古禮蔡君謨居喪於莆田烈往弔之將至近境語門人曰詩不云乎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今將與二三子行此禮於是烏巾欄鞞與二十餘生望門以手據地膝行號慟而入孝堂婦女望之皆走君謨匿笑受弔即時李邁畫匍匐圖

古塚

濟州金鄉縣發一古塚乃漢大司徒朱鮪墓石
壁皆刻人物祭器樂架之類人之衣冠多品有
如今之幘頭者巾額皆方悉如今制但無脚耳
婦人亦有如今之垂肩冠者如近年所服角冠
兩翼包面下垂及肩畧無小異人情不相遠十
餘年前冠服已嘗如此其祭器亦有類今之食
器者

守宮

守宮其形大槩類蜴蜥足短而加闊亦有其色

臣瞿啟甲呈進

金者秦始皇時有人進之云能守鑰人不敢竊
發鑰古名之曰守宮由此也又云致于宮中宮
人之有異志者守宮即吐血汚其衣或曰以守
宮繫宮人臂守宮吐血汚臂者有淫心也秦皇
則殺之

與可詩精絕

東坡嘗對歐陽公誦文與可詩曰美人却扇坐
羞落庭下花歐公笑曰與可無此句此句與可
拾得耳世徒知與可掃墨竹不知其高才兼諸

家之妙詩尤精絕戲作鷺鷥詩曰頸細銀鈎淺
曲脚高綠玉深翹岸上水禽無數有誰似汝風
標

有氣岸

德州軍士劉喜有氣岸嘗出經年妻與一富人
子私通夫歸給謂妻曰汝之前事我盡知之吾
不能默默受辱於人又不忍間兩情之好汝能
令富人子以百金餉我我則使汝詐為病而死
者載以凶器而送諸野汝夜則潛往奔之如是

臣瞿啟甲呈進

庶可以滅口妻以為然因進百金託以疾逝夫
乃納妻子棺膠以大釘遂縱火焚之以身自訴
于郡將張不疑不疑奇其節而釋其罪

婢僕患疾

江南富民王生有僕病癩積年王生惡而逐之
自投于井水始及肩故得不死明日汲者為救
而免自是所患頓除至八十餘方死又安州楊
子方秀才有婢春燕中年忽得足弱之疾不能
步履而飲啜輒兼數人其家亦厭之移棄野外

凡旬日不得食一日自步而歸卒老于楊氏此理殆不可曉

中書有生老病死苦之說

熙寧中初富丞相苦足疾多不入曾丞相將及引年時王介甫趙閱道唐子方為叅政介甫日進說以更庶政閱道頗難之而不能奪但退坐閣中彈指言苦唐子方屢爭於上前既而唐發疽而死京師人言中書有生老病死苦之說謂介甫生曾公老富公病閱道苦子方死也

臣瞿啟甲呈進

唐肺石

長安故宮闕前有唐肺石尚在其制如佛寺所擊響石而甚大可長八九尺形如人肺亦有款誌但漫剝不可讀按秋官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原其義乃伸冤者擊之立其下然後士聽辭如今之撾登聞鼓也所以肺形者便於垂又肺主聲聲所以達其冤也

詩記一時事實

歐陽公夷陵黃牛廟詩曰石馬繫祠門東坡錢

塘詩曰我愛南屏金鯽魚二詩皆無以異童稚
學為詩語者然皆記一時之事歐陽公嘗夢至
一神祠祠前有石馬缺左耳及謫夷陵過黃牛
廟所見如夢中西湖南屏山興教寺池有鯽魚
十餘尾皆金色道人齋餘爭倚檻投餅餌為戲
東坡習西湖久故寫於詩詞耳

笛聲發于林

余尚書慶厯中知桂州州境窮僻處有林木延
袤數十里每至月盈之夕輒有笛聲發于林中

臣瞿啟甲呈進

聲甚清遠土人云聞之已數十年終不詳其何
怪也公遣人尋之見其聲自一大栢木中出乃
伐取以為枕笛聲如期而發公甚寶惜凡數年
公之季弟欲窮其怪命工解視之但見木之文
理正如人月下吹笛之像雖善畫者不能及重
以膠合之則不復有聲矣

睹貌輒相憎惡

晉陽有張李二生為隣二生素無讎隙睹貌輒
相憎惡張與高僧志端相善語其因僧曰此宿

宛也宜遠遊以避之張如其言因詣蜀僑居僧舍數年後忽聞有李處士者投宿是院張潛窺之乃隣之李生也張甚疑惟促裝將出李懷刃伺諸門戡其胸而殺之李自刎

失禮則求諸野

居喪之禮近世滅裂予嘗知辰州民與蠻獠雜居其俗父母喪不啗稻梁鹽酪飛走之肉惟食藜實粉豆魚菜而已雖未合于古禮而諸夏閭里之民不逮也失禮則求諸野信哉

臣瞿啟甲呈進

錢有順天得一文

熙寧中嘗發地得大錢三十餘千文皆順天得一當時在庭皆疑古無得一年號莫知何代物予按唐書史思明僭號鑄順天得一錢順天乃其為年號得一特以名鑄錢耳非年號也

韓范二公容

范文正鎮鄱陽有書生獻詩甚工文正延禮之書生自言平生未嘗飽天下之寒餓無在某右者時盛歐陽率更字薦福寺碑墨本直千錢文

正為具紙墨打千本使售於京師紙墨已具一
夕雷擊碎其碑故時人為之語曰有客打碑來
薦福無人騎鶴上揚州東坡作窮措大詩曰一
夕雷轟薦福碑韓魏公客有郭注者才而美然
求室則病行年五十未有室家魏公怜之百計
調卹為求婚將遂其人必死公以侍兒賜之未
及門而注死郭注殆可與范公客同科也韓范
功名富貴如泰山黃河日月所不能老兩客乃
爾可笑耶

臣瞿啟甲呈進

蠅蜒兩首

余友人張德夫嘗夜觀書有蠅蜒誤躍入燈盞
中視之有兩首未幾德夫卒

詐為愚懵無知之狀

李幾道朝散云淄川劉棟有道之士也布裘緇
巾詐為愚懵無知之狀養母甚孝所居臨池一
旦忽扶其母登山是夕大水平地丈餘人始疑
而異之其後去城數里作窟室以居別築小室
以居其母朝暮惟出視母寢食訖復還窟室默

坐如是十餘年士大夫欲見者皆入窟室中相對不交一談問亦不應但云速修速修而已母卒營葬訖一旦翻然棄去不知所往

獻秋霖賦

徐仲謀在皇祐中罷廣東提刑到闕時京師多雨遂獻秋霖賦其略曰連乎七月八月滄侵乎大田小田望晴霽而終朝禮佛放朝參而隔夜傳宣泥塗半浸於街心不通車馬波浪將平於橋面難渡舟船時賈文元陳恭公秉政共引過

臣瞿啟甲呈進

於上前且云陰陽失序自當策免然臣等已屢乞罷而聖恩未允致有踈遠小臣以猥語侵侮臣等實無面目師長百辟神宗怒降仲謀監邵武軍酒稅

仕宦守義

唐龍圖肅恬靜寡慾天聖中以工部郎中知洪州艤舟南康徘徊不進或問其故答曰職田以四月為限今遽之任得無獲趣利之譏乎逾月乃上當時仕宦者無不媿服之

安邊良策

審學呂公綽知秦州古渭諸羌來獻地呂曰天下大矣豈利區落尺寸之地耶謝絕之夏安期郎中知渭州籍塞下閑田募人耕種歲得穀數萬斛以備賑貸人甚便之人謂二公皆得安邊之良策

夢以手扶天

韓稚珪侍中知秦州日卧疾數日冥冥無所知倏然而蘇語左右曰適夢以手扶天者再不覺

臣瞿啟甲呈進

驚寤其後援 英宗於藩邸翼 今上於春宮 扶天之祥已兆於慶曆中固知賢臣之勲業非偶然而致也

黃河出一人手

祥符中黃河急流中忽出一人手大數尺上題八人姓名皆當世達官也是歲八人者皆死

緡自地起立

夏侯嘉正太平興國中為益王生辰使所獲金幣鬻之得錢輦歸家忽一緡自地起立良久乃

杜金經 卷四 九
仆嘉正遂病逾月而卒

鰻井

越州應天寺有鰻井在一大般石上其高數丈井纜方數寸乃一石竅也其深不可知唐徐皓詩云深泉鰻井開即此也其來亦遠矣鰻即出遊人取之置懷袖間了無驚猜如鰻而有鱗兩耳甚大尾有刃跡相傳云黃巢曾以劍割之凡鰻出遊越中必有水旱疫癘之災鄉人常以此驗之

臣瞿啟甲呈進

歐公贈禹玉詩

歐公王禹玉俱在翰苑立春日當進詩貼子會溫成皇后薨閣虛不進有旨亦令進歐公經營禹玉口占促寫曰昔聞海上有仙山煙鎖樓臺日月閑花下玉容長不老只應春色勝人間歐公喜其敏速禹玉歐公生也而同局近世盛事故歐公贈其詩略曰當時發策武城宮曾看揮毫氣吐虹夢寐閑思十年事笑談今此一樽同喜君新賜黃金帶顧我今為白髮翁

續墨客揮犀卷之四

臣瞿啟甲呈進

續墨客揮犀卷第五

應聲虫

余友劉伯時嘗見淮西士人楊勗自言中年得異疾每發言應答腹中輒有小聲効之數年間其聲浸大有道士見而驚曰此應聲虫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宜讀本草遇虫所不應者當取服之勗如言讀至雷丸虫忽無聲乃頓餌數粒遂愈余始末以為信其後至長汀遇一丐者亦有是疾環而觀者甚衆因教之使服雷丸丐者謝

曰某貧無他技所以求衣食於人者唯藉此耳
腹中有聲如擊鼓

陳子直主簿之妻有異疾每腹脹則腹中有聲
如擊鼓遠聞于外行人過門者皆疑其家作樂
腹消則鼓聲亦止一月一作經數十醫皆莫能
名其疾

學士得服金帶

國朝翰林學士得腹金帶朱衣吏一人前導兩
府則朱衣吏兩人金笏頭帶佩金魚謂之重金

臣瞿啟甲呈進

居兩制久者則曰眼前何日赤腰下甚時黃處
內廷久者又曰眼前何時兩腰黃甚日重

見人乘驪駒自壁中出

余外親章安國嘗棲逆旅中晨起如廁見白衣
人乘驪駒自壁隙中出長寸餘步驟往來徘徊
瞻顧忽仰首視章遽馳而入終不知其何怪也

秦州西溪多蚊蚋

范文正公少時求為秦州西溪監鹽其志欲吞
西夏知用兵利病耳而廨舍多蚊蚋文正戲題

壁曰飽去櫻桃重飢來柳絮輕但知離此去不
要問前程雖公一時戲笑之語亦豈弟渾厚之
氣逼人況其大者乎

佛牙舍利

熙寧中予察訪過咸平是時劉定子先知縣事
同過一佛寺子先謂予曰此有一佛牙甚異子
乃齋潔取視之其牙忽生舍利如人身之汗颰
然湧出莫知其數或飛空中或墮地人以手承
之即透過着床榻錚然有聲透下光明瑩徹爛

臣瞿啟甲呈進

然滿目予到京師傳于公卿間後有人迎至京
師執政言取入東府以此流傳士大夫之家神
異之跡不可悉數有詔留大相國寺創造木浮
圖以藏之今相國寺西是也

陳亞以滑稽著稱

陳少常亞以滑稽著稱蔡君謨嘗以其名戲之
曰陳亞有心終是惡陳即復曰蔡襄無口即成
衰時以為名對為殿中丞日知嶺南恩州到任
作書與親舊曰使臣之五馬雙旌名目而已螻

蟹之一文兩箇真是不虛又嘗曰平生之一對
最親切者是紅生對白熟也

却鼠刀

蘇子瞻有却鼠刀云得之於野老嘗匣藏之用
時但焚香置淨几上即一室之內無鼠

持不殺戒

龔彥和謫化州持不殺戒日夜禮佛對客蟻虱
滿衣領不卹也至完作偈嘲之曰衣領從教虱
子緣夜深拜得席兒穿道鄉活計君知否飢即

臣瞿啟甲呈進

須食困是眠

有物自水中掣其足

有李主簿失其名夜泛舟臨舷濯足忽有物自
水中掣其足衆力為救之李號呼云其痛徹于
心骨不可忍吾寧死也遂隨之而入明日求其
尸不獲

預知死日

吳人鄭夷甫少年登科有美材嘉祐中監高郵
軍稅務嘗遇一術士能推人死期無不驗者令

推其命不過三十五歲憂傷感嘆殆不可堪人
有勸其讀老莊以自廣久之潤州金山一僧端
坐與人談笑間遂化去夷甫聞喟然嘆息曰民
不得壽得如此僧復何怨哉乃從佛者授首楞
嚴經往還吳中歲餘忽有所見曰生死之理我
知之矣遂釋然於懷無復帶芥後赴封州判官
預知死日先期旬日作書與交遊親戚叙訣乃
及次叙家事備盡至期沐浴更衣公舍外有小
園面溪一亭繫飾夷甫至其間親督人洒掃及

臣瞿啟甲呈進

焚香揮手指畫之間屹然立化家人奔出呼之
已立僵矣亭亭如植木一手猶作相畫之狀郡
守而下少時皆至士民觀者如牆明日乃就歛
高郵崔伯易為墓誌略叙其事予與夷甫遠親
知之甚詳士人中蓋未曾有此事

飲酒面色發赤

胡秘監旦自知制誥落職通判襄州時謝學士
泌知州事嘗因過廳飲酒胡面色發赤謝戲曰
舍人面色如衫色胡應聲曰學士心頭似幞頭

胡時衣緋

老狙坐逝

潭州南岳寺後有巨石高丈餘忽有老狙拱手
跏趺坐逝其上

海人

李仲游承議知同安縣有人泛海舟日交易外
國經歲始還云謂為大風飄至一島嶼時月正
明見十數人自海連臂而出登嶼笑語語不可
解體兒與人無異但裸形耳舟人鳴鑼鼓以駭

臣瞿啟甲呈進

之復離臂大笑入海而去近嶼人云此名海人
室在嶼下

陶穀使江南

國初朝廷遣陶穀使江南以假書為名寔使覘
之丞相李獻以書抵韓熙載曰五柳公驕甚其
善待之穀至果如李所言熙載謂所親曰陶秀
實非端介者其守可隳當使諸君一笑因令宿
驛舍埃騰六朝書半甲乃畢熙載使歌姬秦弱
蘭衣弊衣為驛卒女穀見之而喜遂犯慎獨之

戒作長短句贈之明日中主燕客穀凜然不可
犯千中主持觥使弱蘭歌續斷絃之曲侑之穀
大慙而罷

錢文有應元寶運四字

廬山太平觀乃九天採訪使者祠自唐開元中
創建元豐二年道士陶智仙搆一舍令門人陳
若拙董作發地乃得一餅封鑄甚固破之其中
皆五色土惟有一銅錢文有應元寶運四字若
拙得之以歸其師不甚為異至元豐四年忽有

臣瞿啟甲呈進

詔進號九天採訪使者為應元保運真君遣內
侍廖維持御書殿額賜之乃與錢文符同時知
制誥熊本提舉太平觀具聞其事召本觀主首
推詰其詳審其無偽乃以其錢付廖維表獻之

謝泌名知人

謝泌名知人少許可平生薦士不過數人而後
皆至卿相每欲發薦牘必焚香望闕再拜曰老
臣又為陛下得一人王文正公即其所薦士也

未石

李蔡朝議好奇有異石高二尺許嵌磴可愛常置庭檻間每至日方未時即有氣出於石穴中若煙雲之狀候之萬不差一因目之為未石

古鑑

慶厯中有宦者以罪謫居維揚藏一古鑑圓徑尺餘云是禁中舊物鑑背鑄成鬼形甚精巧每至月滿夜持鑑當月照之則鬼形却在鑑中人莫究其理

德莊心異野夫

臣瞿啟甲呈進

龔德莊罷官河朔居京師新門劉野夫上元夕以書約德莊曰今夜欲去與君語令閣必盡室出觀燈當清淨身心相候德莊雅敬其人危坐三鼓矣家人輩未還野夫亦竟不至俄火自門而燒德莊窘捉誥牒犯烈焰而出頃刻數百舍為灰燼之場明日野夫來弔且欣曰令閣已下不出是吾憂幸出可賀也德莊心異野夫然不欲詰之也

金龜金牌

上令上坊鑄為金龜金牌各數百龜以賜近臣
人一枚時受賜者除戚里外在庭者十有七人
餘悉埋玉清昭應宮寶符閣及殿基之下以為
寶鎮牌賜天下州府軍監各一今謂之金寶牌
者是也洪州李簡夫家一龜乃其伯祖虛已所
得者蓋十七人之數也其龜夜中往往出遊爛
然有光掩之則無所得其家至今墮藏

語言卒易

王學士介博記俊爽然語言卒易人多謂之心

臣瞿啟甲呈進

風熙寧中自省判乞郡得湖州將行王丞相以
詩送之曰吳興太守美如何柳惲詩才不足多
遙想郡人迎下檐白蘋洲上起滄波意者以其
風能起波也介知其意遂以破題為十篇上丞
相一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來惡祝鮫生
若不為上柱國死時猶合代閻羅丞相笑曰閻
羅見闕宜速赴任也

映燭見其腸胃筋脉

張伯通任福州通判日因夜會客有一僕立燭

下映燭視之見其腸胃筋脉圜轉上下歷歷可
數洞徹如鑑衆駭觀莫測其由張命以易他燭
遂不復見

毛僧

吳有異比丘號毛僧日遊聚落飲啖無所擇輕
薄子多狎玩之貴勢要之不詣忽謂人曰吾其
死矣乃危坐說偈曰毛僧毛僧事事不能死了
燒却恰似不曾言卒遂化嗟乎異哉其端師子
戒闍梨之流乎

臣瞿啟甲呈進

兄弟數人同在禁林

元厚之少時曾夢人告之異日當為翰林學士
須兄弟數人同在禁林厚之自思素無兄弟疑
此夢為不然熙寧中厚之除學士同時相先後
入學士院一人韓持國維一陳和叔繹一鄧文
約綰一楊元素縉并厚之名絳五人名皆從系
始悟兄弟之說

獻香雜劇

熙寧九年 太后生辰教坊例有獻香雜劇時

判都水監侯叔獻新卒伶人丁仙現假為一道
士善出神一僧善入定或詰其出神何所見道
士云近曾出神至大羅見玉皇殿上有一人披
金紫熟視之乃本朝韓侍中也手捧一物竊問
傍立者云韓侍中獻國家金枝玉葉萬世不絕
圖僧曰近入定到地獄見閻羅殿側有一人衣
緋垂魚細視之乃判都水監侯工部也手中亦
擎一物竊問左右云為奈河水淺獻圖欲別開
河道耳時叔獻興水利以圖恩賞百姓苦之故

臣瞿啟甲呈進

伶人有此語

續墨客揮犀卷之五

軍
年
賣

卷五

海虞瞿氏鐵琴銅劍影鈔本



拾
錄
系
卷
五
十一

臣瞿啟甲呈進



